

◎文学聚焦

现时代的青年精神

——由阿信及张展所想到的

聂 梦

1

小说,自其诞生之日起,就天然拥有一张时代的面孔。如果没有现代世界的兴起,没有探险、发明、工业化、征服和暴力,我们就不会结识吉诃德,如果人类未能飞行、画面无法活动、声音不曾曾在空气中遥遥传递,作家们就不必因时代的节奏而调整步调,文学史册中就只须辑录下狄更斯和艾略特——那些属于马车代步时代的人和事,而错失K先生或吃着著名小玛德莱娜蛋糕的马赛尔。必须承认,在卷帙浩繁的优秀乃至伟大的文学文本中,每位文学“新人”的呼吸,吞吐的都是时代的空气。无论举起长剑刺向风车,还是由一口蛋糕展开大段回忆,他们的举手投足,终究要收纳到时代巨大的身影里。而今,属于中国时代正上演着巨变。奔走于其中的人们所携带的面貌、分量、色彩、范围与日俱新,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学,也在不断地自我展开,日渐丰盛、开阔。有论者称,20世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世纪,中国的小说家自那时起便开始学习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想、体验和表达。然而,就在今天,置身于声势如此浩大的时代声息中,我们却迟迟未能收到来自文学“新人”的消息。换句话说,在当下文学已然贡献出的青年形象里,“新人”常常缺席。

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,长久以来,或者说近20年以来,中国当代文学的青年形象摹写,始终为一种成见所支配——我们对于多义、复杂乃至混沌,从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,而在单纯、热望和一往直前面前,却留下了大片的沉默。这种选择性的无视或退避,与小说家们美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等等焦虑有关,与将个体从宏大叙事打捞出来的冲动和责任感有关……它最终将自己卷入了一个悖论里:它所衍生出的对失败的偏好,本意是为了丰富文学的面相,最后却众口铄金地达成了单调。于是,具体到青年身上,各种“无力青年”“无为青年”甚至“失败青年”的形象如约而至。小说家们对于青年群体的外部考察与观照,缺乏细致辨认的耐心,缺乏切实的理解和同情,一不小心就滑落到大众文化、消费文化或青年亚文化的框框里。而青年的自我审视,又往往过于耐心,过于自我理解和同情了,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现实精神、成长动力和行动的勇气,有些甚至直接演变为碎片青春的自我哀怜。如此往复,人们对于时下文学作品中青年形象的认知,不得不简化为一系列形容词:无序的、迷惘的、怀疑的,不知方向的,不明所终的。

迷惘和怀疑不是不能谈。它们本身也是时代的面孔之一,自有其意义与价值。但眼下的疑问是,我们的青年除了愁苦嗫嚅、自怨自艾之外,是否还有其他的表情和声音?答案是肯定的,但却几无事实。所以眼下的情况是,在小说



里,在最应当展示人类无穷可能性的文学里,一百张生动的年轻面容正在合唱着同一段旋律。想法、风格迥异的小说家们为了重建主体性而付出的苦心孤诣的创造,非但没有让笔下人物的表情清晰独特起来,反而越变越模糊,直至退融到色调单一的背景板里。

我们早已过了用一个人物命名一个群体、用几个人物俘获所有想象的时代。倘若在文学中,为了破解旧的俗套而形成新的俗套,并任凭这新俗套一直延续下去,那么恐怕就真的是“一百个青年有一百个失望了”。它引发的不仅仅是文学形象的同质化,更会将小说家们的写作带入到一种无所建树的精神的虚无里。一种无目的、无将来、为否定而否定的虚无。这首先是写作本身的问题,但它也提醒我们,或许我们的青年,或者我们的时代,在这一方面也出现了问题。

2

还是有人愿意把窃窃私语转化为热切的行动——这是我阅读彭扬的《故事星球》(《人民文学》2017年第4期)时最大的感受。

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,我们都容易达成这样一种共识,谈论梦想是危险的,在小说中谈论梦想尤其危险——骨感的现实常常会将丰满的理想刺穿,而小说家也有可能因此而失去读者的信任。《故事星球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,一个关于如何兜售故事的故事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彭扬写阿信,就是在写自己。在我看来,彭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目的论者。整个时代都如此激动人心了,我们又岂能疲乏无力?因此,他甘愿冒着风险,做一个无限大、又大得刚好可以实现的梦,然后再用文字安排一切,一步一步化解风险,最终让风险成为好故事力量的一部分。

《故事星球》的外壳有种“酷酷的萌”。主人公阿信在千帆竞技的资本大航海时代组队打怪,为的是让正在长高的中国抬头看一看星空。天真而不幼稚,这是彭扬追求的调子,同时又支撑起了整部小说的骨架,让阿信和小伙伴们站得更直,走得更稳。

但我所关心的,是故事中传递出的节奏,是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、奔跑与急停所带来的速度感。小说中一共写到6次仆街,阿信和他的团队仆街很快,爬起来也很快。就是这样一种“奔跑—急停—再奔跑”的速度感,把我们的心也搅动得不安分起来。真正寓于跑停之间的,是一种现时代青年的心理节奏。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飞速奔驰的年轻人,被现实一次又一次绊倒,但他并不肯在泥淖中过久停留。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跌倒,有同意重复,也有递进成长。阿信的奔跑,不单是消耗热量的机械运动,还是一种心境,一种创造,一种时代的具象和表征。阿信奔跑的背影,甚至让我想起了阿甘。

从阿信身上,我们辨认出了一种处于成形过程中的“新人”的可能,以及一种新的姿态。这姿态同时也属于彭扬,属于更多的青年作家,这姿态中,蕴藏着青年写作的新路向——现实里属于文学的不仅仅是“多余”的摔打,还一定有“新人”的奋斗史和自主成长经验,以及那些“不可破碎的形态,不可轻慢的抵达,不可丢弃的心灵”(《人民文学》卷首语)。

但问题仍在继续。支持阿信一再奔跑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?单单是属于青年人的焦虑么?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新的形象,他来自于孙惠芬的长篇小说《寻找张展》(《人民文学》2016年第7期)。自父亲空难去世后,“官二代”张展便在一条叛逆不羁、呼朋唤友、自我放逐的路上人间蒸发了。待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时,形象已然变得低调谦和、富有爱心、才华横溢。作者大海捞针,最终找回了完整的张展,而阅读者则收获了一些富有意味的对照项:叛逆对应权力和物质的异化,谦和对应过去和真相的体察、对父辈苦衷的理解、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愿景。张展和阿信也许并不想像,姿态也不一致。张展想要的是自我辨认和自我寻找,阿信的任务则是自我实现、自我发展;张展是回溯的,阿信却一往无前。但就是这样两股完全异向的力量,却在两人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呼

应和续接。在这呼应和续接之下,他们分享着同一种精神。

我以为,这就是青年的精神。

3

事实上,精神和梦想的属性一致,都是危险物,让谈论它们的人固步自封、自设陷阱。但既然已经从阿信聊到了张展,这陷阱确是不得不跳了。并且在我看来,如果不触及精神问题,就永远无法抵达两位人物的内核所在,只能在创业惊险和官二代的层面上不断绕圈圈。

在阿信和张展身上,选择始终是他们的人生关键词。略萨曾在《给青年小说家的信》里将选择分为自由选择和自我选择(自主选择)。放在今天的语境下,它们两者的待遇又各不相同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,是一个对青年友好的时代,一个青年被认真爱护、甚至过分爱护的时代。选择的自由被严密保护着,选择的自主则有赖于年轻人自己去解决。时代微笑着提示青年:要么干脆做一个挂着青年招牌的利己主义者,要么让更多的反思和自觉融进你的选择。

顺着张展的目光向回看,阐述现时代青年的自我选择、青年的自主精神,首先出现的一条重要原则是,要有所“疑”,有所“不为”。这条原则几乎可以溯源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伟大青年传统,或者说它本来就是青年人应有的常态。但问题是,实现了“疑”和“不为”,接下来的“信”和“为”方向又在哪里?阿信的发问“未来怎么不能现在就来”,与第二关的方向性疑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,它们一同指向了青年往何处去的内在困局。阿信肯定是听过鲁迅先生的教导的,要“大胆地说话,勇敢地进行”,但阿信的时代,已经是呐喊和不破不立的需求及其必要性正在减弱的时代。这样的时代对年轻人提出了新的考验:路在脚下,大胆说话的人也多了,你们自己决定该怎样勇敢地进行罢。

“选择一条让自己尊敬自己的路”,这是阿信给出的回答,在他和张展翻越了无数高峰低谷之后,在经历了反抗、抱怨、宣泄而对历史、传统和现实有所理解有所认可有所责任之后。事实上,这样的表述我们早已在年轻的马克思那里就曾经听到过。热情有可能须臾而生,又须臾而逝,我们受到的鼓舞究竟是不是一种迷误?选择一种能使我们有尊严的职业,“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,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;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(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),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。”尊严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拿出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世界的勇气,向着自身最大的潜能处探寻。

的确,这是一个对青年友好的时代,但与此同时,还是一个可以定义自身伟大的时代。“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伟大生活”(阿信语),只有这样,未来才能现在就来。

散文写到一定境界后,讲究的应该是文字中独特的气质了。最近读了赖赛飞的散文集《生活序列号》,这种感觉特别明显。这本集子带有明显的作家气质。一个整体感觉是,文字很温暖,具有生活的温度,但又在生活之上,有一种冷静的哲思在里边。这种哲思不是把生活哲理化,而是把作家对生活本真的思考,很自然地溶入所书写的人物、事件中,于是这些文字就有了灵气,带领我们感受不同人生的美,一种诗意的栖居。而实际上,作家笔下的生活是真实的,甚至残酷的。她所写的是普通人,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,比如出租车司机、报刊亭老板娘、洗衣店老板娘、路边小吃店老板娘、快递小哥、家政服务员、清洁工等,都是生活在当地比较常见的一群人,也写一些特殊的人群,比如医生、渔民、海员、守山人等。这些人的生活不容易,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应对技能、生活的智慧,都能为自己创造一片得以容身的天地。在作者的写作中,没有粉饰、矫情与造作,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同情、怜悯与施舍,更没有愤世嫉俗的代言与呼吁,有的只是一颗真实的心,似乎那些文字不由她支配,而是由笔下人物的生活自然流淌出的。这应该是散文写作的比较高的境界。

散文之散,在于阅读的广博、见闻的广博。散文之高,在于对人生的深刻洞察,对世事的宽容理解。真正把自己放进去,写出的文字才真正具有动人力量。这部散文之所以动人,就是因为作者把自己真心放过去了。她与笔下的人物共呼吸,感同身受,给了她独特的生命体验,成为她丰富的创作资源。散文的语言常常是作家思维方式的外化。这部散文的语言就很有特点,优美而不做作,读起来还有点怪,自成一体,有一种安静优雅的力量吸引着我们沉下心来,细细去读。更吸引我们的,是她笔下书写的那些海边生活的普通人,他们身上散发的海洋风情是那么让人着迷,可以说这是我国海洋文化最真实的表达。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。我国拥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3.2万公里长的海岸线,6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散布在海岸线周边,那么漫长的海岸线周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海洋文化。赖赛飞所写的浙江沿海就与福建沿海的文化不尽相同,更不要说与山东沿海的差别有多大了。当下我们的文学作品中,表现海洋文化、海边人群的作品真的不多。这么大的一个群体,需要作家去发现、去书写。他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写好中国的海洋文化,也是对世界海洋文化的有力补充。期待坚守海边的赖赛飞写出沿海人的精神特质,更期待更多的坚守故乡的写作,挖掘出中国人的精神特质。

◎作家谈
坚守故乡的写作
是有根的写作

纳 杨

大江健三郎领衔著述 “日本当代文化思想译丛” 传播日本民众反战呼声

杨 鸥

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语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金龙主编、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共同组成专家团队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策划的“当代日本文化思想译丛”近日出版。丛书翻译了大江健三郎、奥平康弘、泽地久枝、三木睦子、井上夏、小森阳一、高桥哲哉等日本作家、学者的著述,以供我国民众了解日本当下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,真实反映日本右翼不得民心、民众呼吁和平的声音。



日本民间以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“九条会”为代表,始终存在反对扩军备战的和平力量,与日益猖獗的右翼保守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。该群众和平组织拥有百余万会员,由大江健三郎等9位日本有识之士于2004年创建。他们的正义斗争却几乎不为我国民众所知。这套丛书的引介与翻译,是中国读者了解他们的声音的窗口。该套丛书共5本,无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将视角投向美军驻日基地冲绳、自省战后日本人之存在的杂文集《冲绳札记》,揭露右翼势力对“九条会”成员的法律陷害的纪实作品《记录·冲绳“集体自杀”审判》,井上夏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创作的反战剧本《和爸爸在一起》,还是思想学家安宣邦立足日本近代民俗、人文及对中国文化研究,从精神角度分析其思想与态度变化的《日本现代思想批判》,大江健三郎等5位知名左翼人士的演讲、谈话集《现在,请选择宪法之魂》,这些作品都代表了一份“几乎为人知的正义”。这份正义有对历史的反思,对民族精神的探索,对民众生活的解读以及文学的感召。

“诗意浓香”全球系列诗歌赛事启动

为进一步扩大群众对诗歌活动的参与度,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与四川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“诗意浓香”全球系列赛事的线上征集活动日前在京启动,征集作品包括现代诗和旧体诗创作、诗歌朗诵和书法等。本次活动是推广普及诗歌的公益性活动,组委会将免费为诗歌爱好者和读者每月提



◎新作评介

诚意生活的丰功伟绩

——读王妹英的新作《得城记》

梁鸿鹰

故事。事实上,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于“得”与“失”的交错运行之中,在争取拥有与拒绝错失的过程中,光明造就一切,抛弃其余。《得城记》作为一部得到现在失去过去之书,也是一部得到城市生活、失去乡村伦理,亦或部分得到物质庇护、部分失去真正自我的书。其实,以凌霄、艳红与九米三个女性为主轴当代人命运沉浮,说到底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人生历练传奇。梨花村三个女性踏出的不同道路,是被岁月所塑造的,也是被自己的心意塑造的。作者因多年深入陕北、关中、陕南多个县市而获得了生活细致经验,她要把当今世上人们活法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亮在最珍视的写作中。因为,生活所赐予她的丰功伟绩从不肯夺走她那颗热爱生活的温柔、甘美的心意。这颗心意让她凿透命运的围墙,看到外头世界的光亮,照亮生活的多重意义,吸引与感奋着读到小说的人们。

现实的威力或许永远比我们看到的巨大,作品从多个角度刻画了城市对主人公孙凌霄的巨大塑造作用,她就如同自己父亲概括的那样,有“一个不赖的铁蛋和心肠”,在这个最直接的条件之外,或者说更要紧的,是具有一些乡村罕见女子先天具备的灵气、思考的心智,具有肯动脑筋的习惯,她在九米和

攻克外部世界的铠甲。作品书名中的“得”字,有争取、获得、到手、享受、拥有等等意思,更有抓住未曾遭遇的机会的意思。“得城”对女性来说,只要在头脑中拥有了,就可以保持一份天真、几分幻想,大至城池、权力、雁塔,一切的一切,小至骡马市集、针头线脑、凡间尘土,仿佛一切都在她们的掌控之下,世道不管怎样乾坤大挪移,不变的是人间反复无常中的定数——得即是失,满足即是匮乏,“仿佛澄澈的太阳,怎样落下,就怎样升起。”

“亲爱的。时间沉睡在无数暗影中。街边的路灯,将胆怯的晨曦照彻。被子底下的小花将你叫醒。藤蔓葱郁缠绕,深隐在蓝色的河流和亘古之中。”读到这里,要与徐徐推进的故事告别了,我们发现自己掉进作者编织的故事之网,被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的语言所牵引,会惊讶她在语言上的升华锤炼。《得城记》语汇丰富、语意延伸变化多样,古语之醇厚与当今语言之鲜活不断杂糅,地域方言与当代书面语合为一炉,融炼生成一种既古又今、既雅又朴的言说方式,这种进展同样得益于生活可贵的启示,是生活丰功伟绩的一部。当然,作者有些过分沉溺于自己新风格语言的实验,有时也难免陷入人生涩与难解。